



作者在大凉山支教时与学生在一起。

被辜负的老师

□冯志军 文/图

少时顽劣,母亲便提早把我送进了村校。我并未因母亲是学校老师而争气、收敛,反而更顽皮。种种劣迹里,不做作业是常态。班主任刚结婚,看着像大姑娘,方脸长辫子,打扮时髦。她的指甲细长,尾端尖尖的,对着阳光一照,很是漂亮。这在穿件的确良衬衫便让人眼红的年代,引起了我们一年级娃的好奇。我却对此深恶痛绝,因为她受了母亲的“蛊惑”:要再不做作业就揪耳朵!那时,孩子若不听话被打一顿,也是常态。老师若揪我耳朵,在母亲看来,是一种“恨铁不成钢”的爱。从此,我心心念念想着要“消灭”这漂亮的指甲。和我同仇敌忾的,还有这位老师的侄子,他也经常不做作业。我俩总是不上课在山里头疯玩。被老师揪耳朵的次数多了,两人便达成了个“歹毒”的共识。

某个秋日午后,我俩又一次捂着通红的耳朵,被罚站在操场的沙地上。百般无聊中,我俩下了狠心。脚下有现成的泥沙,扒拉几下就是一大堆,趁大家都在上课,我俩先用脚踢,后换着蹲下用手扒,没人注意时,两人各撅起屁股拢土。不一会儿,一个脸盆大小的土堆隆了起来,对,我们脑海中山上的土坟就是这模样。再拿些周边的石子摆出了个人形,意思这个人就是班主任了。重头戏在后面,还捡了块木板,上面用偷得的粉笔写上“某某之墓”,胆大包天直书其名。做戏做全套,我们也不知哪来的底气,往地上一坐,就学村里人哭丧,盘腿击掌嚎哭:某某人啊,你咋死掉了啊?你这一走我可咋办啊……声音惊得操场边上树枝间的鸟儿,扑啦啦飞起,将这个信息告知到了校园的每个角落。

时间过去太久,忘了后来这事怎样。再后来,小学四年级时转校后,我就再没见过这位老师了。倒

是她,常通过母亲和他人问起我的近况。据说每听到好消息,她总笑咪咪的:这孩子皮是皮点,聪明劲儿还是有的。这是我所辜负的第一个老师。此后,还和许多老师上演过这样那样的“事故”,比如体育课上,得知第二天有长跑项目,便决定马上“生病”——撒谎;上美术课,画工笔画和素描多浪费时间,叫同学多画几张,写上自己名字——偷懒;半夜打电话给老师,只为向老师疏解莫名的情绪——任性……

所幸班级里,如我这般的总在少数,好学生总是多数。但几乎每位学生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,令老师伤神、费心、焦虑。多年后,曾经“皮大王”的我,也成了别人的老师。我常常问自己:是不是人一旦做了老师,学生就成了他心头永远的牵挂?和另一人一旦建立师生关系,老师就只能甘心让自己处于被辜负的境地?

如今,我的学生换了一届又一届,遍布五湖四海从事各项工作。连学生的孩子也成了我的学生,甚至有成为我的同事的。每当学生顽劣,我就跟他们讲自己学生时的劣迹和对老师的辜负,试着引导他们早点懂事。随时代发展,教育理念和环境发生了大变化,我也在“被辜负”中前行,从刚开始面红耳赤的愤怒,到忍气吞声的难过和自我劝慰,再到如今尽在掌握的成熟沉稳,我用了整整31年。当初,我曾辜负老师几分,现在都加倍还在我的身上,令我痛彻、醒悟……

我想,从本质上来说,老师就是“被辜负”的,就像含辛茹苦的父母,为了儿女付出了所有,然而儿女长大了,翅膀硬了,便飞向了更高更远更开阔的地方……你只能伫立在原地,用目光祝福他们,贪心地希望他们会回过头来,哪怕是瞥一眼。

落在肩上的云

□董波

月儿初升,片片晚霞还徘徊着。

“你是落在我肩上的云,随风飘飘吹来了回忆……”动听的歌声悠悠地传来。

总喜欢在月夜思念一段往事,也喜欢在散步时看五彩的云霞……这时,总会有一位难忘的人走进记忆里来,她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周彩云。

她的名字,真的像彩云一般,缤纷了我的童年。

1966年,懵懵懂懂的我背着崭新的书包,跟着爷爷走进了现在慈城的孔庙(那时称慈城镇中心小学)大门,走进周彩云老师任班主任的一甲班教室。

教室里已经有好多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报到了,怕生的我躲在爷爷的身后不知怎么办,只听见温暖的声音轻轻地在耳边响起:“小朋友,让爷爷回家好吗?”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普通话,我离开了爷爷,周老师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了座位上。

从此,一段又一段的故事在我和老师间发生。

记得开学后的一个上午,天气晴朗,老师把我们一年级的三个班级带到了收割完稻谷的田头上课,上课的内容就5个字:人民公社好。秋后的空气很干燥,临近中午,气温又上升了,坐在田埂上的我有点烦躁了,不知不觉中,抠着鼻子的我突然流出来很多血。因为还在上课,胆小的我偷偷地用手背在脸上乱擦,回家路上老师发现了我满脸的斑斑血迹,把我带到了她的家。中午老师很忙,几个子女都等着吃中饭,但是老师仍然很仔细地擦净了我脸上、手上的血迹。在帮我洗手时又发现我手上的指甲很长,于是还耐心地为她剪了指甲,并对我说,这样回去,爷爷奶奶就不会心疼了。幼小的我顿觉心里暖暖的。

周老师关心老人、爱护弱小,还教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。记得读三年级时,一位年迈的外公为接送刚上一年级的外孙女时晕倒了,体育老师把这位老人背到了办公室。周老师忙着端茶送水时,得知这位小朋友就住在我家附近,就把小朋友带到我身边,嘱咐我要像姐姐一样带着她一起上下学,让老人省心。

小学毕业后,与老师的邂

逅是在市里教育局组织的一次教研活动中。当年我高中毕业,做了代课老师,坐在大礼堂的角落听讲座,却被离得很远的周老师认了出来。望着有点憔悴的我,她轻抚我的手,问我过得好不好,可否适应随父母在乡下的生活?被老师这么一问,我的鼻子酸酸的。

1985年,我儿子上幼儿园了,为接送方便,我们在镇上买了房子。那天,身后传来一个既熟悉又亲切的声音,回头一看,那不是周老师吗?原来老师现在的家就在我们这个房子后门,从此,一段师生情又有了续集。那时老师刚退休,有空常上我家来,有时还会带上家乡的土特产让我们品尝。我们上班忙,路又远,暑假里,4岁儿子一个人在家,我要求他除了爸妈,谁来也不能开门。周老师从邻居阿婆那里了解情况后,经常到我家门口,从门缝里看我儿子是不是安全。

漫长岁月中,老师真如她那好听的名字一般,像一朵彩色祥云落在我肩上,关心着我、扶持着我、帮助着我、心疼着我、祝福着我。

几年后,为偿还买房时的欠款,改善生活,我搞起了三产,家里放了很多机器。我变得更忙了,可下班回家的我,总发现家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,原来这也是周老师帮我干的。

其实,周老师自己有很多子女,更有太多学生,但她说,她喜欢平平凡凡的我,喜欢我的懂事、自立和勤奋。后来为方便儿子读书,我还把儿子的户口迁进了老师的家。老师开心地说:真好,我多了一个外孙!说来也巧,儿子跟她外孙岁数差不多,还是同姓。

就这么,转眼20多年过去了。一天,下岗后忙于生计的我,突然听到老师病重的消息,心里难受极了,连夜租车赶到了市区医院,默默地守在她身边,祈求她能转危为安。

周老师走的时候也是秋天。临终那一刻,在老师家里的我,看到窗外碧蓝的天空中,有一朵彩云在依依不舍地远去……从此,天上多了一朵吉祥慈爱的云朵,可人间再没有我的至亲至爱,再没有疼我惜我的周彩云老师了!